



# 电影《英雄》中的盲琴师,让浙派古琴大家为世界所识

## 新一代琴人的出圈与跨界

本报记者 陆芳

西湖琴社的墙上,挂着一张张艺谋电影《英雄》的剧照。

画面中,一位仙风道骨的盲琴师一袭白衣,白须、白发随风拂动,神情似水,专心抚琴。这位琴师扮演者就是徐君跃的父亲徐匡华。

2002年末《英雄》上映后,我也曾到勾山里的“西湖琴社”采访徐匡华先生。



徐匡华在电影《英雄》中饰演盲琴师

## 文脉赓续

### 《英雄》里的盲琴师

徐匡华是徐元白之子,新浙派古琴的第二代传承人。他从小对古琴耳濡目染,13岁在父亲的传授下开始学古琴。

抗战爆发后,时局动荡,徐匡华中断古琴练习,就读四川大学史地系,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毅然报名参军抗日,抗战胜利后,复员。后任上海正中书局编辑,在重庆、上海、杭州等地教过书。

1970年代后期,他待在家中没事可做,重新开始焚香操琴。也许境遇的变迁让他对古琴有了新的领悟,琴艺大进,以后一直练琴不辍。而从杭四中退休后,徐匡华更加一心扑在古琴事业上。

1982年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他和宋景濂录制的琴箫合奏曲《思贤操》,被亚太会议挑中,送到联合国,并出版了乐谱,向全世界音乐教育机构推荐,成为国际上广为流传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名曲之一。

张艺谋在筹备电影《英雄》时,剧情需要一位看上去仙风道骨,有高超琴艺并有一定声望的古琴演奏家出境,导演托人在浙江寻找,有人推荐了84岁的徐匡华。

张艺谋派了两个副导演专程赶到杭州,把徐匡华接到横店。两人一见面,张艺谋就觉得徐匡华与他心中的古琴师的形象很相近。而徐匡华就在横店住了下来,这一待就是20多天。

电影中,无名舞剑,长空执枪,两大绝世高手棋亭对决。盲琴师着一身白衣,白须,白发,盘膝而坐,抚琴相伴。衣袂随杀气而动,而他的神情,从容淡定,不见悲喜。随着酣斗愈烈,琴声渐急,蓦地,一声绝响,七弦齐断!长空被无名一剑击倒,盲琴师收拾残琴,翩然而去。

这是和古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徐匡华,第一次“触电”,他的名字也随着电影在海内外上映,开始为全球观众所知。

徐君跃说,《英雄》影响力很大,用现在话说,古琴因为这部电影“出圈”了。

“电影上映后,我们家更热闹了,经常有琴友找过来,有的甚至是千里迢迢从欧美飞过来,只为和我父亲学古琴。”

### 三位老师

徐君跃一直觉得自己的习琴之路比较幸运,出身世家,自幼在家中听祖母和父亲弹琴,耳濡目染,“祖母一句一句地对弹,让我对经典的古琴曲旋律记忆深刻,并为乐感奠定了基础。父亲经常带我齐奏,提升了我对古琴节奏的把握和对音乐

的处理。”

他说,家里经常有各地各派大琴家来访,如程午嘉、梁在平、吴景略、张正吟、梅曰强等,让他开阔眼界并得到诸多指导。

“十几岁时,父亲决定送我去上海跟随姚丙炎老师学习。80年代我又去跟龚一老师习琴。那时候去上海要五六个小时的车程,还买不到座位票,过道里站满了人,我只能挤在里面,挤不下的时候就躲在别人的椅子下面。到了上海,就住在亲戚家里,一住就是几个月,老房子旧且小,只能在客厅里打地铺,但这些辛苦让我更加珍惜每一次的学习。”

他说,“姚丙炎老师是我祖父徐元白的学生,受到祖父乐观洒脱的影响,他给我一种宁静乐观的感觉。每次到他家去上课,他不是弹琴就是在打谱,心无旁骛,沉浸在古琴世界里。姚师母承担了所有家务和杂事,把他照顾得很好,才让姚老师可以不为琐事操劳,如此投入地做一件事。记得当时学《乌夜啼》时,被他的琴声所感染,那流畅的节奏,自由灵动,无拘无束的感觉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”

在他的印象里,龚一老师的家当时也很局促,九平方米大,都放不下一张琴桌,上课的琴只能放在缝纫机上。虽然环境不宽敞,但是龚老师完全不被影响,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打拍子,每一次上课都非常严格,每个细节,每个节奏,都要精准。他对每个技法和音色都有较高的追求,甚至连学习的琴曲都要自己抄写。

龚老师的这些教学方法和严谨的做派让徐君跃受益匪浅,现在的日常教学,他也会这样要求学生的每个细节。

徐君跃还有一位老师是吴文光,吴老师是著名古琴家吴景略之子。吴文光老师很擅于探索新生事物,勇于创新。演奏风格充满激情与奔放。

“他和我说,‘我是虞山派琴人,你是浙派琴人,你弹一下我虞山派的琴曲,看看会有什么不同。’我们在一起探讨两个流派的异同,提出意见,吴老师常常勉励我,跟他上课很放松,时有谈笑风生。”

“这三位恩师是我人生之幸,他们是琴坛大咖,他们教会我的不仅是琴艺,还有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,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。”

### 唤醒,创新

西湖琴社,收藏着徐元白、徐匡华演奏古琴的唱片。

有乐评人表示,徐君跃的演奏承其祖风,音乐醇美、细腻苍劲。风格舒展流畅,内涵而细腻。旋律处理跌宕起伏,疾徐分明,充满活力。

他谦虚地表示,结合时代审美需求,他比较注重演奏技巧和音乐表现力。

徐君跃已出版发行《梅花三弄》《唐琴》《西泠话雨》《广陵散》《浙派徐门嫡脉——徐君跃师生古琴演奏合辑》《西湖梦寻——徐君跃古琴独奏专辑》等多张CD。

“古琴的表演形式比较单一,主要是独奏、琴箫合奏和琴歌。我一直在探索古琴的表演形式,比如重奏曲、协奏曲,我还跨界与合唱团、乐队合作。大雅的古琴,甚至可以和大众的绛州鼓乐合作。”

徐君跃还为全国十大舞台精品剧《陆游与唐婉》《公孙子都》等戏剧、电视片配乐。此外,他还一直致力于新曲创作和古琴打谱。

他创作曲目有《湖畔枫吟》《西湖梦寻》《仰湖山》《月舞》等。

其中《仰湖山》是根据徐元白的诗句“俯仰湖山未尽情,纵横诗笔纪游程”改编,用古琴道尽了西湖的优美风景,并以景寓情,追思与西湖相关的先贤与事迹。

聊到这首曲子时,徐君跃随即拿出了明代古琴“益王琴”,弹奏起来。

耳边琴声一响,听者的心顿时安静下来,悠悠听完,放空后,半晌才回过神来。

徐君跃微笑着说:“古琴可以修身、可以静心。只要你用心去感受,历史的痕迹就在琴音里面。”

诞生至今,古琴曲号称有三千多首,但今人能演奏的不过几十首,大量的琴谱沉睡在古谱中。

古时人们弹琴是没有谱子的,也没有节奏,大多凭着自己的感悟和能力来演绎。直到唐宋才出现减字谱。所谓减字谱,即是将中国文字减化缩写,将减化后的内容重新组合成一种复合文字,来记载左右手的指法、徽位、弦序等内容。到清代才出现了简谱,但已经有太多的古琴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
古琴打谱,就是将大量的古谱变成现代人可以使用的琴谱。徐君跃已经打谱的曲目有《蔡氏五弄》《塞上鸿》《沧江夜雨》《箫韶九成》《苍梧怨》《雪窗夜话》《神游六合》等几十首。

而祖父编撰《天风琴谱》则第一次将减字谱和简谱结合起来,进行传播和传承。

“《天风琴谱新编》出版了,这也算是完成了祖父的一个心愿。”徐君跃说,希望徐氏一门能唤醒更多沉睡的古谱。



陆芳

观影观人生



来阅读我的更多文章吧